

如果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个犯罪团伙，那么榴莲这东西，真是恰如其分。闻起来臭得恶心，可一旦将它剖开，却新鲜如花，肉汁甜美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贼

Zeirizi

日子

谢宗玉
著

饥饿是一具石磨。这会儿，它正细细碎碎磨着细伢子刘虎的瘪胃、心脏和空肠，磨得他整个内脏隐隐作痛。磨得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像擂鼓，脑袋里则嗡嗡的像有飞机经过。喧嚣的街面对他来说，这时静如午夜。强烈的白光，把街上的男男女女虚幻成月光下一个个飘忽的鬼影。

怎么了，他们？不走路，都改作飞了？不说话，都成哑巴了？还有汽车，怎么也没有声音了？荡来窜去，在水上漂似的？刘虎茫然望着头顶炫目的太阳，望着街上花花绿绿的一切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刘虎想横过街道，到对面去，但试了几次，都不行。烈日下众车飞驰的街道，就像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，他怀疑自己会像只小鸡，只要掉进去，就会被淹死。背上的垃圾袋并不重，一上午，他还没捡到多少值钱的垃圾。主要是太饿了，饿得身子发颤发冷，手心直冒虚汗，饿得双脚也飘浮起来，这时如果自己穿过马路，也许会像一根羽毛，在急驶

车子旋起的风中飘摇无定。

在这之前，刘虎以为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憋尿更痛苦的事了。七岁时，刘虎的父亲刘辉把他送给一个益阳人做儿子，刘虎跟着益阳人坐了很久的车，一泡尿憋了很久。憋得很痛苦，憋得身子同样发颤发冷，手心直冒虚汗。整个坐车的过程，刘虎的意志一直在与膀胱口的那股“恶势力”作斗争，狙击它冲关而出。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在长途客车上，脱掉裤子，飞流直射。

憋尿的痛苦的确不亚于饥饿，但憋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你爱憋就憋，不想憋了就撒。最多牺牲一下面子而已。而饥饿不是，饥饿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别人给你吃，你就能吃。别人不给你吃，你再想吃也无法。除非你啃草啃树皮啃泥巴。

一辆垃圾车从刘虎身边急速驶过，刘虎突然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拔腿就往前跑。前面有个垃圾站，他得赶在垃圾车把垃圾铲走之前，找出那些有用的垃圾。

但他没跑几步，就一个趔趄，一头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

刘虎醒来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垃圾车！垃圾车！”弄得围观的面孔一头雾水。

“哪来的垃圾车啊？”一个服务员问。

刘虎懵懵懂懂地坐起来，一看手上的化肥袋没了，忙叫喊起来：

“袋子！我的袋子呢？！”

“放心，没人要你的，就放在门口呢。”服务员姐姐有一张苹果似的脸蛋，既圆又红，让刘虎看着想咬。

但刘虎更想咬的是眼前的面包，他抓起一个，塞进嘴巴，大嚼起

来。一边又抓起了另一个、另另一个、另另另一个。这样，他每只手中各有两个面包了。

围观的人哄笑起来，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各做各的去，小梅你看着他，让他慢点吃，饿没饿死，可别撑死了。”

苹果脸蛋应了一声，然后递给刘虎一碗水，笑道：“别噎着了，碟子里的面包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。”

听了这话，刘虎才把右手上两只面包重新放回碟子，嫩白的面包像中了幽冥寒掌留下了一个脏手印。刘虎端起碗，咕咚咕咚一口气将水喝个精光。现在他才发现，他不但饿，而且还渴。刘虎想下回如果又渴又饿，先得解决渴的问题。这样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毕竟渴的问题稍微容易解决一些，只要能找到水龙头就好。

一边嚼着面包，一边打量四周。刘虎发现自己是在一家小餐馆里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晕过去之前，自己是在街上与一辆垃圾车赛跑。刘虎用装满面包屑的嘴巴问：“小梅姐姐，我怎么在这里？”

小梅姐姐哟一声叫道：“小嘴巴还蛮甜的咧，怎么知道我叫小梅？”

刘虎朝老板模样的人努了一下嘴，说：“他不是叫你小梅吗？”

小梅姐姐说：“他是我们老板，是老板让我把你抱进来的。”

刘虎使劲把面包咽进肚子，走到老板面前，认真说道：“谢谢老板，有机会我要报答你。”

老板呵呵大笑起来，一张阔脸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。他说：“呵呵，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有抱负。好好，我等着你报答呢。”

刘虎说：“老板，让我留下来帮你打杂吧，我什么事都会做。我不

要钱，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。”这番话，他已经对很多小餐馆的老板说过，所以现在再说，一点都不费劲，通顺得像喝水一样。反正不说白不说。当然，说了也白说，按以往的常理，老板是不会收留他的。毕竟他才十一岁，没有人认为他能干什么事。

老板打量着刘虎，又呵呵笑起来，问：“得寸进尺啊？哈，机灵鬼，多大了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刘虎。就是刘正风的那个刘，老虎的那个虎。今年十二岁。”

老板笑道：“你有十二岁？蒙我吧？最多九岁。”

刘虎叫道：“怎么只九岁？上上个月我就满了十一岁。”

老板说：“是吧？承认没十二岁了？”

刘虎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。

老板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童工？你是哪里的？爸妈呢？”

刘虎低下头来，说：“我就是这里的。我爸妈都死了。”自从他爸妈离婚后，在刘虎心中，就跟死了差不多。别人问起他们，刘虎都这么回答，一点都不觉得是在撒谎。

可老板不信，说：“又撒谎！你老爸老妈怎么死的？”

“车子撞死的，不，坐在车里，被别人的车撞死了。”刘虎一顿乱说。反正这些谎话他已说过无数遍了。刘虎这么一说，旁边小梅的眼睛一下子变得通红，她把他的话当真了。小梅说：“老板，要不就让他留下来洗洗碗筷？反正……”

老板瞪了小梅一眼，叫道：“小梅！你当自己是谁？刚才不是你多事，我也不会让这个小家伙进来，好在他没死，若是死了，我们怎么脱得了干系？！”

小梅一脸羞愧，低下头，擦桌子去了。刘虎对她的好感一下子充满了全身每一颗细胞。他想：哎，若是小梅姐姐做我后妈就好了，小梅姐姐做我后妈，我肯定不会连饭都吃不饱。

老板有些不耐烦，他看刘虎一眼，又看一眼，看得刘虎很紧张。他突然说道：“小梅，抽空让他洗个澡，把他的衣服也洗洗，别把客人给吓跑了。”

小梅姐姐欢快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对刘虎说：“还不快谢谢老板？老板答应让你留下来了！”

刘虎如梦初醒，连忙对老板鞠了一躬，喜道：“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”

老板笑道：“机灵鬼，好啦，先做做看吧，若是不行，还得走人。对了，刘正风是谁？”

刘虎说：“好的好的。刘正风？刘正风就是衡山派那个金盆洗手的大侠。金庸小说《笑傲江湖》里面的。”

“哈哈——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知道得还挺多啊，我就说这名字怪熟的，就记不起是谁了。”老板拍着刘虎的肩膀笑道。好像不怎么嫌他身上的衣服脏了。其实，知道刘正风算什么？从七岁到十岁，刘虎的疯叔叔刘煌不但教他读书识字，还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讲给他听了。而他记性又好，只要疯叔叔讲一遍，就全记住了。

可惜的是，这么好的疯叔叔却被车撞死了。

刘虎的叔叔为什么会被车撞死？这得先从刘虎的奶奶说起。开始刘虎并不知道自己有个奶奶，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叔叔。刘虎的父母住在沙水市的南边，他奶奶带着他叔叔住在沙水市东边。叔叔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。刘虎的父亲刘辉和母亲汪霞嫌刘虎的叔叔刘煌吃得多赚得少，

结婚后就想分家，为这事跟刘虎的奶奶没少吵。奶奶就这样带着叔叔怒不可遏地离开了。奶奶在城市东边的星火区有房子，那是她姐姐的房子，她姐姐死后房子就一直空在那里。奶奶就搬过去了。从刘虎的哥哥刘龙出生以来，奶奶就再没去过自己儿子家。刘虎和刘龙也从没听刘辉和汪霞说过。他俩好像成心不让他们知道有这门亲戚似的。

刘虎之所以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叔叔，并且最后和他们住到了一起，得感谢他的后妈李晓媚。刘辉与汪霞离婚后，刘龙跟汪霞，刘虎跟刘辉。刘辉听了李晓媚的教唆，把刘虎送给一个益阳人做儿子，但刘虎在益阳待不到一年，就偷偷溜回来了。刘虎在家没住两个月，李晓媚就又给刘辉出了个主意，要把刘虎送给他奶奶做孙子。刘虎本来就是他奶奶的孙子，何以要再送给她做孙子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：刘虎的奶奶姓吕，叫吕二妹。她娘家只有一个姐姐，叫吕大妹。一直以来奶奶都因娘家后继无人而黯然神伤。李晓媚知道这个情况后，就建议刘辉把刘虎送给他奶奶做外孙，改姓吕。所以从住进星火后，刘虎就不再叫刘虎，而叫吕虎。

刘虎见到吕二妹时，她已有六十七岁了，刘虎当时正好七岁，她比他整整大了一个轮回。怎么来形容吕二妹呢？吕二妹就像四季刮风的塬野上的一棵古树，身上总共有三道弯弯。膝盖往前挺，一道弯弯；腰往后弯，两道弯弯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好多老人都有这些特征。吕二妹跟其他老人不同的是她腰虽然弯了，胸脯和头颅却挺得老直，三道弯弯。这看起来她就像一只狗屁蛇硬撑着把头颅抬起来，想把前面的敌情看清楚一些。

吕二妹接受刘虎，带有极强的功利性。一是刘虎改姓吕，她娘家从后继无人变成后继有人；二是她总要刘虎做很多细琐的日常事情，甚至

在刘煌发病期间，做饭煎药的事都堆到了刘虎头上。

当然，刘虎做得最多的是隔三差五给吕二妹搓背。吕二妹从不叫刘煌给她搓背，每次她洗澡时都是叫刘虎。她的身子可真是丑啊。全身无肉，皮包骨头。皮肤上面还斑斑点点，就像一张陈年饭桌上的霉点，再怎么擦，都擦不掉。最难看的要数吕二妹的乳房了，它们垂下来，同一个布袋没有一点区别。它们画着弧线垂在胸前，刘虎将它们撩起来像掀一道门帘。每次刘虎擦她前胸的时候，他都捂着鼻子，闭着眼睛。吕二妹则嘿嘿嘿地笑着，一嘴的豁牙空空洞洞。最让刘虎难受的是吕二妹身上的气味。烂菌的霉味、垃圾场的馊味、暗屋里的腐气，她身上都有。帮她擦完身子，刘虎总感到全世界所有的肮脏都跑到自己身上来了。所以每次下来，他都要站在井台边，让叔叔兜头淋七八桶冷水。刘虎在水柱中呵呵大叫，叔叔刘煌则在水柱外呵呵大笑。刘煌得的是间歇性精神病，不生病的时候比好人更像好人。他的笑很明亮，很有感染力。

刘虎之所以乐意留在吕二妹的身边，完全是因为刘煌。吕二妹常夸儿子刘煌聪明得不得了。这是事实。可惜他有间歇性精神病。在他精神病不发作的时候，他教刘虎认识了很多汉字，刘虎八岁时，读书看报就没有多少阻碍了。即使有什么阻碍，刘煌送给他的那本厚厚的大字典也可以帮他解决问题。

刘虎跟着他一共度过了两年美好时光。

刘虎不知道刘煌的死是否该归罪于刘辉？吕二妹就把刘煌的死归罪于刘辉了。在一个雨天，刘煌去找刘辉，那时刘辉正在一家牌馆里打牌，刘煌把他强行拖出来，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他儿子很有天赋，他得拿出一笔钱来供他读书。刘辉就问：“谁看出他有天什么赋了？”刘煌说：“我觉得他很有天赋。”刘辉轻蔑地骂了句：“神经病！”转身又

要去打牌。刘煌最恨的就是别人骂他神经病，他拽住刘辉的衣袖问他骂谁神经病。刘辉说谁有神经他就骂谁。两人于是推搡着吵了起来。吵着吵着，他的身子就颤抖起来了。众人把他们两人强行拉开。刘煌抖着身子往回走，但没有走回去。在途中他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子撞得摔出好几米远。等司机从驾驶室里走出来，他已经快要死了。司机抱起他要往医院送，还没把他的双脚抱离地面，他就已经死了。

对刘煌的死，吕二妹一点也不怪肇事司机，她把责任全推在刘辉身上。她恨刘辉恨得牙根痒痒。由于“恨”屋及乌，她决定不再要刘辉的儿子给她做孙子了。她把刘虎驱逐了。刘虎返回刘辉那里，没住几天，因受不了后妈李晓媚的打骂，又跑去河西找汪霞，汪霞带着刘虎要找刘辉理论，但在半途，刘虎就溜下公共汽车，从此一个人闯天下去了。刘虎希望自己也能像金庸的武侠书里写的那样，一路都有机缘巧遇。但直到现在，他都还没遇上。他也希望被车子撞死的是他爸他妈，而不是他叔叔刘煌。但事实早已证明，并不是这样的。

“哎，别走啊，我们这里的菜既便宜，又好吃。”小梅追着一男一女两个客人喊。可客人头也不回，就去了隔壁餐馆。

他们走进红旗餐馆时，刘虎正在桌子前摆碗筷，首先是披着一头红发的女人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她用眼色示意身边的男人，男人看着他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对女人说：“要不，换一家？”红发女人说：“换一家。”说罢调头就走。

正准备给他们倒茶的小梅见状，忙用笑脸去拦，但拦不住，客人说走就走了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

小梅一屁股坐下来，把茶重重往桌上一放，说：“活见鬼，今天都走了三拨人，要么就别进来嘛。进来了又走，莫名其妙！”

小梅说是莫名其妙，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一点都不莫名其妙。刘虎很恼火，可也无可奈何。他偷偷拿眼睛去瞟大家，但大家都不看他，装作在忙手头的事，弄得他更心虚了。

老板拿着账本走过来，摇摇头，在刘虎面前坐下，说：“虎伢子，你来一周了吧？”

刘虎紧张地点点头。

老板把账本往桌子上一摊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页是这周的营业额，这页是上周的，整整差了三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刘虎的脸慢慢红了。他把头勾得低低的，眼睛盯着脚趾尖。一只时不时挠一下鼻尖，天气太热，他的鼻尖在冒汗。

老板摇着头，唉声叹气。刘虎抬起头，鼓足勇气，想把一句话说出来。他知道老板正等着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。可话到了嘴边，又被他吞进去了。他不想走啊，从这里一走，他就再没有更好的地方去了。

老板见他不说，自己说了，“虎伢子，不是我心狠啊，要说凭着都喜欢武侠书的交情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绝，是不是？可是，你若留在这里，我只能等着关门大吉。”

刘虎委屈说道：“老板，你凭良心说，我的事做得不好吗？我的菜洗得不干净吗？我的碗筷洗得不干净吗？”

老板说：“虎伢子，你的事做得挺好，店里的人都认为你做事最认真，小梅还多次向我夸你。可客人不这么看哇！客人一见到你这么个小伙计，就怀疑我们的饭菜不干净，真他娘吃屎的脑筋啊！”

刘虎咬着嘴唇，点点头，用蚊子过耳般的声音说：“我走就是了。”他只能把这话说出来。事实上这话说不说都没多大关系了，但说出来，也许能让自己走得更有面子一点。

刘虎到餐馆二楼的小卧室里，找出自己洗干净的垃圾袋，把小梅给他买的一套换洗衣服放进去。然后一反手，把垃圾袋甩到后背。他只能重操旧业了。刘虎知道武侠书里有机缘巧遇的人，一般都没拾过垃圾，

但他没办法。

刘虎从楼上下来，餐馆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，等着给他送行。老板给了他五十元钱。他接受了。小梅给了一小袋面包，他也接受了。刘虎接受面包时，懵懂的脸上突然咧出一朵笑来，像路边一朵被踩了一脚的小花。小梅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她赶紧别过头，站在一边，擦眼泪去了。

老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虎伢子，对不住啦，好好混吧，先让自己长大再说。”

有了五十元钱做底，又有小梅的眼泪相送，刘虎的心里顿时热乎起来，对未来也不怎么害怕了。毕竟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没拥有这么多钱。从益阳那个家逃出来时，他只偷了益阳人十元钱。刘虎偷他的钱，只作为回家的路费。可从益阳到沙水，他一分钱都没花。他是扒车回来的。十元钱一直放在他口袋里，花了很久，才花完。现在有了五十元，再怎么说明，也能对付一阵子吧？

刘虎对老板抱了抱拳，说：“杨老板，你是好人。我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一转身，大跨步地向前走去。

杨老板又呵呵笑起来，冲着他说：“人小得跟个猴子似的，说话却一口的江湖腔。虎伢子，你太有趣了！呵呵，后会有期……哦，是的了，若是实在不行了，记得来这里看看。”

刘虎转过身，又看了一眼餐馆的名字：红旗餐馆。然后跑了起来。刘虎没想到小梅会追过来，他不想让她追上，便跑得更快了。小梅气喘吁吁在后面叫道：“虎伢子，你干吗呀？你别跑啊，我再跟你说一句话。”

刘虎站住了，但没回头。小梅跑到离他三米远的地方，也站住了。

她说：“虎伢子，你听懂老板的话了吗？以后实在饿得不成了，就来，知道吗？”

刘虎嗯了一声，大片的泪水终于没忍住从他眼睛里滚落下来。他不看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飞快地跑着，耳边风声呼呼。刘虎心里想：为什么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都不及小梅姐姐亲？从后妈李晓媚那里出来，他没流泪；从奶奶吕二妹那里出来，他也没流泪；从母亲汪霞的单人房间里出来，他还是没流泪。可现在，小梅的一句话，却让他泪流满面。叔叔刘煌曾对刘虎说过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刘虎想：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报答小梅姐姐。

离一个垃圾站五十米远，刘虎不会有感觉。但如果离一个垃圾站只有三十米远，刘虎一嗅就能嗅出来。不管它被几幢房子、几条巷子挡住了，他都能七拐八弯嗅过去。刘虎曾在书上看过这么一句话：久居芝兰之室，不闻其臭。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问叔叔刘煌。叔叔说这个臭字指的是香。说是一个人老待在开满兰花的室内，久了，就闻不到花香。刘虎从没待过开满兰花的室内，所以不知道自己待久了，还会不会闻到花的香味。但这句话用在垃圾站，就一定行不通。久居垃圾站，不是“不闻其臭”，而是对它的臭有了非常敏锐的感觉。

垃圾站的臭是一种混合臭，一种陈旧的臭，一种搅心拌肺的臭。跟饭菜臭、酒肉臭、屎尿臭、蛇臭以及除蛇外其他尸体的臭都不同。那些臭都很单纯，臭得一闻便知，臭得能让人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只有垃圾站的臭，让人闻着只知其臭，却无法表述。因为这种臭太复杂，太难概括啦。而正是这种无法概括的臭，成就了刘虎敏锐的嗅觉。让他闭着眼

睛，也能知道附近有没有垃圾站。

比如这时，刘虎就知道，离他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垃圾站。黄兴路，刘虎来过不止一次了，他从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垃圾站，看来是新“开张”的。刘虎的内心一阵激动：嘿嘿，不知其他拾垃圾的人发现没有？若是我第一个发现的，从此这个垃圾站岂不成了我的根据地？

左转，再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哈哈，美丽动人的垃圾站终于出现在刘虎面前了。刘虎正高兴着，突然从垃圾站伸出一颗又丑又老的头颅，朝他喝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阴魂不散，我到哪你跟哪。没告诉你啊，这一片都是我的！”

他妈的，又被这个老不死的抢先了？三天内，刘虎与他已经狭路相逢四次了，“老乌龟，这是个新垃圾站，凭么子也是你的？！”刘虎把脖子伸上前，没好气地冲着他嚷。

“凭么子？就凭我比你到得早，行么？”垃圾老人呵呵笑道。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呀？”

“你不管我是什么时候到的，反正你是现在才到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对！我前天就来过……”正说着，刘虎一眼看见垃圾站的墙壁上有个扭扭歪歪的“米”字，就说：“你看看，墙壁上那个字，就是我前天来号记的。”

垃圾老人歪着头，朝那个字盯了半天，说：“米？是个米字吧？你号个米字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虎眼睛滑溜一转，思维飞快地运转起来。“你知道吗，美国又叫米国。就是美国有很多很多米，有了米就不怕饿……美国没有人挨饿……对了，我们沙水不是把钱也叫米米吗？我老爸以前向我妈要钱时，就说来点米……我写这个米字，就是说这个垃圾站是我的米袋子，我以

后就依靠它了……”

垃圾老人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我不管你胡说八道！你前天来算什么？我大前天就来了！”

“你撒谎！大前天垃圾站还没建好呢！”刘虎一口咬定。

垃圾老人呵呵笑起来，说：“鬼精灵，算我说不过你，行了吧？但我的拳头总比你的要硬些吧？信不信我揍你？”

“老鬼，你讲不讲理啊？”刘虎气道。

“你到别处去捡，我不管你！你若赖在这一片，我就是理！”

“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我偏要捡！”刘虎跺着脚叫道。

“信不信我把你的垃圾袋扯了当垃圾卖！？”垃圾老人用手指着他喝道。这时刘虎已经在垃圾旁跃跃欲试了。他看见新来的垃圾里有很多值钱的家伙。可垃圾老人的手也伸到了他眼前。

刘虎环顾左右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叫一声“那我先把你的垃圾卖掉！”说着他抓起垃圾老人的垃圾袋就跑。垃圾老人咆哮着朝他追来。刘虎尖叫着飞奔出去。垃圾袋在他的屁股上一下一下，打鼓似的，拍得生疼。

如果空着手，垃圾老人肯定跑不过他。如果他手里提十把斤垃圾，这个老头也不一定是他对手。可现在，他的袋子至少有二十斤，刘虎没跑一百米，他就追上来。一只脏手几次搭到他的肩上，都被刘虎用“滑不溜手功”给甩了。可刘虎再也跑不动了。他只好一边跑，一边倒着袋口，把垃圾撒了一地。气得老头简直疯了，他舞着手叫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抓住了，我把你撕成碎片！！”

袋子一轻，刘虎脚下生风，一下子把他甩出老远。刘虎回头嘻嘻笑道：“等抓住我后，再吹牛吧！”说完，他把垃圾袋迎风一抛，风架着